

古物諮詢委員會  
委員會備忘錄

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前址考古調查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在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前址進行的考古調查的發現。

背景

2. 委員於二〇〇七年三月六日的會議中得悉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將於上址進行考古調查，以確定該處的考古潛藏。古蹟辦田野考古組於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九日至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期間進行這項調查（包括地表下的考古挖掘），其後進行挖掘分析研究，並於十月底完成了調查的最後報告。

挖掘

3. 古蹟辦按照田野考古的慣常做法進行了這次調查，仔細而有系統地把地層沉積物、其出現次序和考古遺蹟記錄下來。這次調查亦找到陶瓷地磚、瓷器等特殊物品。在展開挖掘工作前，古蹟辦進行了文獻研究，搜集有關前中央書院和已婚警察宿舍前址的歷史繪圖、照片、記錄等檔案資料。調查分兩階段進行：在第一階段，古蹟辦於上址的較高平台（停車場範圍）和較低平台（前中央書院操場）挖掘探方／探坑。在第二階段，爲了取得更多有關已發現遺蹟的資料，地表下的調查主要在較高平台進行。總挖掘面積約爲 600 平方米。

4. 挖掘工作完成後，古蹟辦按照田野考古的常規指引，把所有找到的遺蹟妥爲記錄並實施原址保存。調查期間挖掘的探井深達一至四米不等，爲保障公眾安全，探井其後一律按照《建築物的一般規格》並在古蹟辦職員和一名註冊結構工程師的監督下，以一層砂礫、膠紙和填料回填。日後，如要檢查地底的遺蹟，可把回填物料挖出。

## 調查結果

5. 考古調查報告全文載於 **附件 A**。調查結果撮述如下：
- (a) 除了二〇〇六年一月初步勘探所發現的歷史構築物外，這次實地調查在鴨巴甸街和城皇街發現小型入口的遺蹟，以及圍繞上址而建的擋土牆的牆角石等。
  - (b) 書院原操場位於較低平台現時露天地方之下一米深的地底，表層情況良好。在現有階梯附近發現了通往原操場的一些舊石級。探方內一致的地層沉積物和擋土牆的高度表明，現時的露天地方是建於回填物料之上。
  - (c) 在這項調查找到的地底構築物包括水泥地面碎片、紅色硬面、地下排水渠、地基牆（位於現有地面下約 0.5 至 4 米深的地底）、板灰牆、白灰面、花崗石條上的墨迹。它們與一八八三年的擬議中央書院報告所夾附的布置圖和地庫平面圖整體上是脗合的。相信這些遺蹟屬於前中央書院的原地基。
  - (d) 估計前中央書院約 40% 地基仍埋於停車場範圍的地底。不過，當中部分已因一九五〇年代後興建已婚警察宿舍、附屬設備和設施而嚴重受損。
  - (e) 除構築物外，地表下的調查還找到陶瓷碎片、銅幣、陶瓷地磚等特殊物品。在前中央書院遺址找到的地磚與最近在山頂前總督山頂別墅發現的磚塊恰巧有相同的商標。
  - (f) 在上址未有發現城隍廟的遺蹟。一八七七年公開拍賣土地後，用來建造廟宇的一磚一瓦很可能已被拆掉並棄置。儘管一八七七年的香港政府憲報提及的城皇街十號“Joss House”可能就是城隍廟，但憲報並沒有夾附圖則以顯示其確切位置。根據挖掘範圍的地層情況，在三至七米厚的填料下找到城隍廟地基的機會甚微。

## 古蹟辦對被發現構築物的評估

6. 前中央書院的主樓於一九四八年徹底拆卸，騰出的空地興建了兩座已婚警察宿舍。地表下的調查結果顯示，因後來在

該址進行建築工程而受損相當嚴重的書院原地基，仍有部分埋於較高平台範圍的地底。現時在停車場的挖掘範圍面積共達 577 平方米。根據這次實地調查的結果，在上址再進行實地調查而要找找到保存得更好的部分，機會甚微。考慮到對樹牆構成的危險和地底遺蹟的穩定性，在該處展開進一步挖掘工程的理據並不充分。

7. 關於被發現的書院地基遺蹟的文物價值，我們可從真實性和完整性兩方面加以評估。地基牆的花崗石條的排列基本上與一八八三年的布置圖吻合，大體顯示出書院地基的輪廓。這些現時埋於地底的構築物連同其他地面的歷史構築物，完整地呈現該址的歷史佈局，有助展示前中央書院的歷史。不過，由於地基受損頗為嚴重，它們在審美或學術研究上的價值已打了折扣，其整體的文物價值也被削弱，完全原址保護的理據因而並不充分。日後倘若發展該址，在技術上可行而又能與發展計劃配合的情況下，應原整保存一小部分的地基並使其融入發展計劃之中。

8. 上址範圍內餘下的構築物的文物價值，主要在於其與前中央書院的關聯。中央書院是本港第一所官立學校，為市民提供高小和中學教育。中央書院的創校標誌着本港公共教育的發展邁進新的階段。早期香港島上的教育由本地華人開辦的幾間小型中文學塾提供，政府提供資助。當時的公共教育由教會學校提供，教會學校幾乎完全沒有得到政府的財政資助。中央書院的創辦顯示政府既有意對教育進行世俗化的革新，也有意建立自己的學校，由政府全權控制。此後，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官校只提供世俗範疇的教育，不涉宗教，這項政策一直沿用至今。中央書院的重要貢獻是為社會培育精英。書院的畢業生以其雙語才能和跨文化經驗為香港和中國服務，當中很多成為了香港社會領袖人物，在商行和中國政府中位居要職的為數也不少。中央書院不少舊生成就非凡，名留中國和香港歷史，其中包括何福議員（一八六三至一九二六）、何啓爵士（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四）、何甘棠先生（一八六六至一九五〇）、何東爵士（一八六二至一九五六）、劉鑄伯議員（一八六七至一九二二）和孫中山先生（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孫中山先生早年在夏威夷讀書，於一八八四年入讀中央書院，當時 18 歲，其後在一八八六年離校。雖然中央書院是在孫先生離校後才由歌賦街遷往荷李活道，但他與書院的關聯是香港珍貴的回憶。

9. 行政長官發表了二〇〇七至〇八年施政報告，宣布把上址從政府勾地表中剔出，為期一年，並邀請各界提出活化方案。任何方案均應以下列兩點為前提：保存上文提及的中央書院遺蹟，以及充分顧及中央書院對香港發展的歷史意義。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古物古蹟辦事處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檔號：LCS AM 22/3